憲章錄

懷麓堂錄卷第四十二

弘治十年丁巳
至十六年癸亥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考功郎中儲瓘爲太僕少卿　三月　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

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
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
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
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夤緣
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命戶部侍郎劉
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
理須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
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
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

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
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
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
倉塲蓄積有餘盖往時糴買法糧自千石草千萬束
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
草陸續運至半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
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塲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
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三疏乞歸　大同宣
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

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廕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畧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

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爲三廣公云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夏四月 五月 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土魯番請歸陝巴於哈密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火篩寇宣大許仁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以王越總制寧夏甘凉軍務經畧哈密 十二月 加王越少保 以許進之戶部侍郎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

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
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
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
保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為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夏四月　五月　六
月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文升謂
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
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
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災既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

亨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縚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愼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　徐溥乞致仕許之　八月　復封陜巴爲哈密忠順王　九月　冬十月　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　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

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疳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戶科給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君貪發之未去闕失之未脩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敕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

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一旦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聞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

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贓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十一月　十二月　詔清寧宮災寬恤天下　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或謂其復起者乃夤緣壽寧所致云

十二年春正月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爲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又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與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程敏政爲考試官三塲甫畢給事中華昶上疏畧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恩是恭年間徐泰貫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昶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迴避其私賣三塲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

児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　殿試賜倫文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夏四月　會多官廷鞫華昶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間黜舉子唐寅徐經

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謂𣅀南京太僕寺典簿
廷玉海州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
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
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
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委避事爲老成黨惡和
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
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
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起　六月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

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
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
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
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歛
不得肆　致仕禮侍兼翰學程敏政卒　以禮侍兼
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　秋七月　八月　以雍泰
巡撫宣府謝鐸以禮侍掌國子監　九月　致仕大
學士徐溥卒　十月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
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
同　皇太子講學少閒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

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内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十一月

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十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　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昻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

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
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
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稽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
災尤爲可慮忘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
人心也　上嘉納之　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
荊白羊倒馬關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
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以林俊爲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二月　陳獻章卒
三月　問刑條例成　夏四月　以張元禎爲翰

林學士　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罷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為京營總兵溥同英國公張懋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吏戶禮刑工部尚書屠滽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　以右都御史佀鍾為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爲總鎭閫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强悍悉服從帖息　六月　召南京兵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京刑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加兵書馬文升少傅刑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决曹單　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虜寇榆林　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　陳銳總兵宣大遇虜長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任閑住許進亦致仕　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吏部尚

書 冬十月 十一月 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
火篩入河套 孫需爲浙江左布政尋爲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 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兵部奏准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
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煙瘴地面充
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邊遠叙用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
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口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

安昌八里循地决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
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
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教東宮因薦
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爲輔導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榆林　二月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
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
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
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陜西四境皆虜
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
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

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
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乎其
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苑囿節金帛以備緊
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
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
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
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臨邊覘虜酋所
在至河套而還　以南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

兼程赴任先郎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
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
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三月　夏四
月　五月　六月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起
官　秋七月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
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
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

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旣而虜引去　遂
裁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有差具會典中　廣
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端儀字孔時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掌國子監禮部
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
謂當如先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
路曾晳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
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
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旣卑權衡無預以
外簾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人圖僥進必差京朝

官二員以為主考庶幾革弊而真才可得歲貢一途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官類從姑息必責其果通三場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寔為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為附郭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分供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若此策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交易之地必嚴

塞其途勿令再開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疏入下所司知之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淳與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淸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閏七月　八月　火飾冠固原總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

子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　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　召戶部尚書秦紘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　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　二月　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

寬侍讀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康海等三百人進士　選何瑭等爲庶吉士　夏四月　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　以秦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脩堡砦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朔日食　陞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凉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　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書韓文代之　六月　秋七月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披京師問於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

兩班一萬人同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　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
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
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
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
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
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憎忿不得私役
此軍者所爲耳　裁脩清寧宮夫役先是詔兵部撥
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
所利而爲此也奏請裁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諭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
重寧意減去人夫可謂言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
兵部職也近日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
勉留請猶未已若切責言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
何處討得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
欣然納之所役軍夫悉如大夏所裁之數 八月
致仕尚書項忠卒 九月庚午朔日食 ▇ 十月
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 致仕尚書張悅
卒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
登仕刑部出為浙江提學請託不行歷官宮保清約

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眞無愧云　十一月　雲南晝晦　十二月　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剛介寡與平生唯與彭韶丘濬爲相知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爲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嘗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

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開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柰何對曰臣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貲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六年春正月　大明會典成　命大學士李東陽

等脩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　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禮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書兼翰學掌詹事府　三月　夏四月　陞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五月　京師大旱　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　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困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冗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

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歷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

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
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按宋藝祖謂李
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為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
淆國是矧密啓乎當時謂沆不唯得宰相之大體而
寔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
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
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
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
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

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領之明日允珪所擬　初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
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
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　上
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
久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
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
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
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吾與君蹤跡踈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者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守

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輒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輒太子少保　六月　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秋七月　八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九月　冬十月　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以張元禎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

啓異端蠹財惑衆何關干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徒滋後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此輩何賢何能須誥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疏入俱報罷　十一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到任後謹矩度尚德行厲廉恥諸生翕然向風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四十二

憲章録卷第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毋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毋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翳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巳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録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且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為御史袍服朴素借騎

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
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
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
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
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
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
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
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
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
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
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
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

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
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
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
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
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
詳議之傑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美
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
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

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
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
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
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厎其制中室奉孝肅
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
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
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敎化原洪
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
而敎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厥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瑭爲翰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　加秦紘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

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裹黃裹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賈整理糧餉以待出師　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游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邊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
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之軍馬疲弊將官少
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
將所拒亦引去 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
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為
應公受知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
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
出于至情伏望憐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
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
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
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
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
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
致仕　八月　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楚服

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虜寇環慶平凉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
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言意說出
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
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
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是月晦日復召輔
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
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
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
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
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粲出若不說書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
便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
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
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
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
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
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
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戶部尚書佀鐘致仕　冬
十月　劉山伏誅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八年春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
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
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
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白勿朝謝恐公
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以韓文爲戶部尚書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誅殺果
化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
奏討部議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濬誅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瓘爲本寺卿瓘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僕寺誌中　以邵賓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畧謂今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𫎇不嚴禮以
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
談皆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
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𣪍萌之道也
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　上前泣
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
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鎭撫司
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
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
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旣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
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上曰夢陽本内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
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
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
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

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禎管內閣誥勅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
營及親軍衛分堂上官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
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
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
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
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
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
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墮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君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䟽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識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之行償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無利止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
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
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
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
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
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肯壞之遂
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還等

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厲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

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係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巳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

事只用是字荅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
吏部耳皆詣而出盡上旣明習國事論議屢出或累
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
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
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
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
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
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

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
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
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
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
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
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
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詔旨
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　上大
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
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天
下咸使聞知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
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
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
太子少保琳尋卒　秋七月　加少師大學士劉健
左柱國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尚書提
督團營　八月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

壽太皇太后尊毋后張爲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
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
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
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
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
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
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
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
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
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以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諡襄毅　冬十月　建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諧謔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

之新差者盡數收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
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
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數萬人寧夏乘
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廵撫陝西都御史
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荒亭驛會
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
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
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一月　十二月　左都御
史戴珊卒謚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
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敭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
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
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瑭上疏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
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
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
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洎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文廡勑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憸夫小人懼遺萬世

之議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令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上命所司知之

寓簡錄卷第四十三